

路邊吟草

第二輯

朱帆題



陈树人诗

单剑锋画

山涧小流泉

任他飞瀑震天鸣，自喜微流带细声；
保得永清纯洁体，未妨低处是前程。

路邊吟草

第二集

熊鑒著

唐惕陽



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

路邊吟草(第二冊)

作者：熊鑒
責任編輯：步峰
封面設計：單劍鋒
出版：澳門學人出版社
澳門郵政信箱 1294 號
網址：<http://www.scholars.uhome.net>
電郵：scholar@macau.ctm.net
版次：二零零零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規格：一四零乘二零五毫米
發行：澳門學人出版社
承印：廣州市政協印刷廠
印數：2000 冊
國際標準書號：ISBN99937-653-1-7
定價：澳門幣三十八元 國內價：人民幣 15 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

熊 鑑 1923 年 12 月 5 日生于湖南沅江

涌血成诗喷土墙——熊鉴诗试评（代序）

何永沂

开场白

暮春之夜，『点灯书屋』外潇潇雨歇，忽想念在五羊城的熊鉴老那个独自凭栏仰天长啸寻诗觅句的身影，便拿起了电话拨号，忙音。刚把电话放下，铃响，拿起来，『是永沂吗？』正是他的声音，心有灵犀。我们先谈到李汝伦老的病情，他又诉说了自己的高血压治疗服药等具体情况，然后熊老郑重其事地说：『我现在存诗一五〇〇多首，除见于《路边吟草》（增订本）及《同声集》外，近又有三〇〇多首，我已经七十八岁了，未知还能活多久，打算编成一册，聂绀弩道：「最难诗要自家删」，拟请朋友选定，你为我写篇序吧。』余与熊老相交相知十多年，对这位谦和敦厚，笔硬心软、至情至性的诗人前辈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，对他的吩咐一直理所当然地尽力而为，这次也是想也不想便答道：『好吧』。又过十多天，一个晚上，电话又传来他的声音：『我已到了番禺，季子开车送我来的』。此夜，我们聚于清幽雅静的番禺宾馆茶厅里，他带来了手抄的『新』诗稿三〇〇多首及一些有关资料，我边翻阅，边听他论诗，有时我插话谈

谈对他的诗的看法，直至夜深清场，握手道别，这时天降倾盆大雨，回到家中，思绪难宁，打开了《路边吟草》……

熊鉴老，仿佛天生就是一位诗人，『只知独夜不平鸣』，他几乎无日不作诗，无日不言诗，诗就是他的生命，『敏捷诗千首』，我有时想，他的细胞内有着我们这个诗国优秀诗人的基因组合。就忧国忧民这一点来说，他特别象杜甫，但他比老杜要幸运，他的诗在同时代的诗歌爱好者中（包括老中青）拥有大量的知音，生挂吴剑，此拜时代所赐。有人说他的诗集是『畅销书』却言之过早，比起风魔了大批少男少女的汪诗人，还差得很远，要知道读熊鉴的诗味同嚼『辣』，而这种辣味并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。在熊鉴的诗中，忧患意识、批判倾向、平民情结几乎随处可见，甚至包括了他的山水诗、『田园诗』。这一切，皆源于其『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』（陈寅恪语）。

天将降大任于诗人也，必先触其灵魂、伤其体肤、硬其筋骨。生正逢时，在劫难逃，文化大革命一来，他沾了伟大同乡之光，从广州放逐回家乡湖南沅江，头顶南冠，脸刻黄金印，低人九等，但诗却高升为第一流，『时势造诗人』（拙句），『愤怒出诗人』（马克思语），真是历史的辩证法。他在那个时期写的诗（七绝为主），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疾苦作了具体、深刻、真实而形象的反映，均是

诗人亲身所历、亲眼所见，『直将阅历写成吟』，感人肺腑，催人泪下，发人深思，这种叙事体的诗，令人想起杜甫的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。如果要和聂绀弩的《北荒草》比较，后者主要反映了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处境之不堪。两位诗人一则以愤、一则以谐；一以绝、一以律，其内容可互相补充，互相对照，大可填补正史之不足甚或空白。

文革结束，『一场恶梦酒醒时，斜阳却照深深院』。平反、退休、任诗词编辑，诗人得以坐下来，冷静地沉思，大量地读书，打破哑谜，其诗变得更为老辣，佳制联翩而来，奇句警句迭出，反皇权、反封建更明显地成了他诗中贯穿的一条红线。而近几年，创作欲依然旺盛，大有『恨不题天万首诗』（聂句）之势，有朋友私下交谈时对老先生『火气』未减深表诧异，而我则戏改定庵名句向他打趣：『老年哀乐过于人』，熊老一笑首肯。『六九童心尚未消』，诗家最高境界也。

下面我们分别探讨一下熊鉴的诗学观及其诗作的艺术特色等。

熊鉴的诗学观

熊老著有一卷《四味斋随想录》（自印），内收有他多篇文章和通信，结合他

平时的交谈及有关的诗作，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诗的基本看法。

先说一些可能不是题外的话。熊老是一位受儒学影响很深的文化人，他曾写道‘……孔子的思想是要推行他的仁，他的仁是对广大人民的，希望人民能安居乐业，能有一个公正的社会。孟子的思想更激进一些，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」君视民如草芥，则民视君为寇仇」，并称「这是孔孟之道的精华」。（《「士为知己者死」不是孔孟之道》），他常把孟子语录：「无是非之心非人也」挂在嘴上。这样，他反复地强调『诗言志』就顺理成章了，『言志论』正是儒家的正统诗论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和当代同称『打油诗派』的一些诗人不同，例如聂绀弩在《散宜生诗》『自序』中就自称『散人散木，无志无才。』在朱正注本的『后记』中又称道『我作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，说得漂亮一点，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娱活动』，堪称当代『诗缘情』论的新版本。老实说，笔者对儒家并无多大的好感，我曾当面对熊老说：『『诗言志论』最易为统治者利用，「以志制情」是他们惯用的手法』，熊老答道：『我是以志带情，情从志出，我要写的是一个纯正的人的真正志向真实感情』，分明就是『情志合一』之说，这令人想起了袁枚，朱自清在《诗言志辨》中写道：『清代袁枚也算一个文坛革命家，论诗以性灵为主』；到了他才将『诗言志』的意义又扩展了一步，差不离和陆

机的「诗缘情」并为一谈。』我们先来看看他的『言志』之作，在《全国第二次诗词研讨会闭幕赠诸公行》（四首七律）一组诗中言志的痕迹最为显露：『一息尚存休泄气，斯民犹困敢忘情。明朝豪唱天涯去，南北东西起共鸣』；『笔吐胸中千丈气，潮鸣海上万钧雷。』共作当今补天手，明时岂有过时才』；『骚客元非世外民，敢轻天下重家身。……匹夫应有兴亡责，莫作观潮袖手人。』『骚人慎勿沉江去，紧握毛锥顶住天』。豪情万丈，一派天真，我敢保证这是诗人的真情流露，其可爱在于十足书生气，但我更喜欢他那些嬉笑怒骂，寓庄于谐、性灵活现之作。

实际上，熊鉴诗也有流露出对儒家祖师爷的不敬之处，他从不崇拜任何『圣教』，他的诗以直怒为特征，与儒家的『温柔敦厚』『哀而不伤』『怨而不怒』之类的诗教大唱对台戏；他强调『诗言志』，但他的诗多是直抒性灵、大近人情一类；他肯定诗的教化作用，但在《诗入校园是好事，也抱杞忧》中又写道『莫以吹牛当孔道，须防拍马入黉门』；他的诗，儒家的入世感很强烈，但他对尘世间的功名利禄视如尘土，他何曾有过半点做官的念头，何曾有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，万丈豪情纯付『纸上苍生而已』，他在《赠诗人荒芜》一诗中写道『纸壁斋谈纸上兵』正是自己的写照。我曾有诗戏道：『寻常语构非常句，出世人歌入

世诗』。上述种种，反映了他勤于独立思考及无时不在的忧患感，而正是孟子提出『生于忧患』的著名命题，程千帆老在《忧患感和责任感——从屈原、贾谊到杜甫》一文中写道：『……而老、庄等学派则缺乏这种（以天下为己任的）责任感，他们对现实世界感到绝望，只想用避世的方式来摆脱这种沉重负担。』这样我们又回到儒家的立场上来了，可以说，儒家的思想对熊鉴的诗学观起的是积极而非陈腐的影响。

在诗歌创作艺术方面他亦有明确的主张，这在《一点管见——复廖奇才同志的信》中表达得较为全面具体，摘录如下，立此存照：

一：语言通俗化，诗才有它的社会价值。

二：『惟陈言之务去』，已经作古的语言要加以翻新，已经作古的思想务必扬弃，这样才有诗的时代特色。如果将当代人的诗放在古人的诗中辨不出古今来，称之为古董贗品则可，称为当代诗则不可。

三：典故应该用，用得好，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但不宜用极少人知的僻典。典故用在诗里应恰到好处。

四：切忌空话、废话。

五：写人民大众关心的事，诗人要想人民之所想，爱人民之所爱，恶人民

之所恶。

六：诗既可浪漫，又要有逻辑性，有哲理。

七：诗人要善于独立思考，要有主见创见。

八：诗要刻意求新，在老题材面前写不出新意就不写，不要人云亦云。

九：要有真情实感，不要无病呻吟。更不应有违心之作。

大家知道，一位好的诗歌理论家不一定是位诗人，而熊鉴以他出色的诗词创作认真地实践了上述的主张，他就是按这样的宗旨写诗的，而实践的效果是他的诗很受读者欢迎。《路边吟草》一开始发行，作者便收到数百封来信，赞不绝口，海内外报刊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。四川萧星壁先生在《南国奇花——读〈路边吟草〉》一文归纳了三点：『1，一读就懂；2，他说出了我们心中多年来想说不能说、不敢说、不能说、也说不准，说不好的话；3，对于平常的一些史、事、人、物，经过他的笔下，就变得很有新鲜感，甚至令人哭笑不得，意味深长。』所评的当，正好与诗人自我拟定的九条准则相合契。

在这里，我们顺带谈一下熊鉴诗歌的主题思想。『诗发乎情，情触于遇』（张问陶），本来诗并没有预先设定的主题思想，但客观上熊鉴诗确实存在一个他要执著表现的主题。对此，我们不必像中学生对着课文咬笔搔头地去拼凑，

因有现成的熊老夫子自道。打开《路边吟草》之《十年文革祭》，诗人写道：『今者，春雷乍起，万物回苏；禹甸重光，兆民有幸。澄清往事，传后世以真情；警告来人，鉴前车之覆辙。口诛笔伐，使鬼蜮无所遁形，短哭长歌，愿士庶聊当泣血。谈妖说怪，岂是谎言？去伪存真，方成信史。』真乃铁屋中的呐喊，要探讨熊鉴的诗，对此段『宣言』不可轻轻读过！

熊鉴的艺术特色、风格及技法

初识熊老不久，得读他的诗后，我曾写过一首五绝赠他，结句是『浅语道深情』，看来他很喜欢这一句，曾多处引用，可能因这五个字能点出他诗作的艺术特色吧。浅近并非浅薄、通俗不是庸俗，所谓『浅语』是指他斗胆以大白话，新名词、俗语、谐语、口语入诗，写来能让人一看便懂，起码知道诗在讲些什么。语浅并不难，难的是能让人一读便拍案叫绝，失声叫好；或教人扼腕痛惜、凄然泪下；或令人回肠荡气，沉思不已。这些艺术效果，熊鉴诗兼而有之，这就需要作者有很高深的『内家』功力，并在诗中倾注了深厚的真感情。

要说熊鉴诗的风格，总体印象是『直怒』，『直』即诗风格说中之『率直』，直截了当、直抒胸臆，率直之作乃诗人情不自禁时的内心流露，当此际，诗人的坦

荡胸襟、爱憎情感、人生取向，一展无遗。率直之诗可以表达欢快的心境，如杜甫的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，也可以抒发愤懑不平之气，熊鉴的诗大多（当然不是全部）属于后一类，为此我们杜撰了『直怒』一词，这种总体风格相信是前无古人（如有，亦只是个别诗例），因古人受的束缚毕竟太多，如政教、诗教、宗教之类，即使是龚自珍这样思想开放的改革派、划时代的大诗人也有『避席畏闻』之慨叹；我们也相信后无来者，因为明天会更好。这种风格不足之处在于一览无余，但快言快语，情意倾泻，慷慨抒怀常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，便可弥补这一缺憾。形象一点来说，《路边吟草》不是『到处莺歌燕舞』的妩媚青山，不是『杏花春雨江南』，也不是『才出昆仑便不清』的九曲黄河，它象一座座次第爆发的火山，构成古今诗坛风景线上—道独特的奇观异景。

熊鉴诗以七绝七律为主，下面我们先看看他的七绝。

『友朋各坐一间牢，几处攻心吃不消。听说他人坦坦白，不知何以把供招。』（《几处攻心》）

『小偷要犯一绳牵，高帽书生走最前。自打破锣还自喊：罪该万死反红天。』（《游斗》）

『亩产粮超十万斤，一时中外说奇闻。丰收捷报年年是，日日新坟压旧

坟。』(《杂咏》)

『丢掉家家神主牌，神龛让作宝书台。一年一户纯收入，难买红书一册回。』(《杂咏》)

『翩翩跳起三忠舞，锣鼓声催忠字粮。送罢归来忙检点，携儿扶老去逃荒。』(《杂咏》)

这一类诗多写于文革期间，占了诗集较大比例，相信识字的人都能读懂，但学生哥读了，可能以为是天方夜谭，而文革过来人读着便会心闷胸翳，大有不舒服的感觉，诗人移情于人，小人嫁祸于人，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有人用『浅白如溪、沉重如山』来形容弘一大师临终绝笔之『悲欣交集』四个字，『浅白如溪，沉重如山』，正好借来一用。这类诗叙事、抒情、议论交集，本来古体较自由，不受字数限制，长于叙事，如杜甫的《三吏》《三别》，但熊老认为七绝言简意赅，音韵铿锵，易上口易记忆，艺术感染力可能会强些，至于内容表达与字数有限的矛盾，可用组诗的方法补救。用七绝叙事，也是一大特色。

现在我们抛开沉重的感觉，赏读他另一种风格的七绝，试举《咏钟馗为任桂森画师作》一组诗为例：

『何多怨鬼闹唐朝，想是君王德政招。捉鬼迄今千百载，一查鬼数比人高。』

『先生捉鬼勇无前，随手抓来一口咽。未见审查分善恶，若逢冤鬼更含冤。』
『人间处处见尊颜，何故难教鬼胆寒？闻道先生也是鬼，不同只是有官衔。』
『当年除恶事堪钦，啖鬼从唐啖到今。满肚装的都是鬼，但祈神不变初心。』
『阎罗也念斗争经，小鬼纷纷跳火坑。窄路又逢钟进士，可怜无计可逃生。』
『神能制鬼鬼欺人，人鬼相安又赖神。休想仗神真打鬼，鬼神原是一家亲。』
『年年捉鬼鬼翻增，神亦常遭鬼折腾。只见大神抓小鬼，若逢大鬼便无能。』
这种诗好在新意迭现，能摆脱惯性思维，历代咏钟馗的诗多如牛毛，没有看过有人是这样写的。熊老写诗宁用民间俗语，不用诗家惯用之熟语；而用意方面，则力求出新，不落旧套，『意不新奇死不休』，这些特点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此组诗『鬼话』连篇，哲语联珠，借神鬼喻人，入木三分，幽默而又风趣，能令人会心一笑，真是难得一见妙不可言的讽喻诗。

还是七绝，先举数例：

『刘邦本是刘家子，硬说他娘睡了龙。』（《咏史十五首》）
『刘汉朱明来草野，到头一样画葫芦。』（《咏史十五首》）
『天王不是真豪杰，坐上龙床便自私。』（《咏史十五首》）
『一自祖龙归去后，再无风水说湘潭。』（《过湘潭》）

『六王毕后民何益？七姓奴成一姓奴。』（《有人游骊山墓为始皇大唱赞歌》）

『天意要由民作主，圣经难作护身符。』（《读〈金田起义〉》）

『负尽初衷淫富贵，当初起事为何来。』（《读〈金田起义〉》）

所录尽是警句，借古喻今，极具史识，即上文所说的反皇权之作。这种诗读后，令人想起安徒生《皇帝的新衣》中那位小童，一言道破天机，痛快淋漓之至。此处所引均是诗的第三句及结句，对此李汝伦老评道：『诗前两句平，无足奇，第三句，仿佛戏曲人物，帘内一声「马来！」第四句，人物忽地出台，身段、扮像、神韵毕现矣。熊子绝句多有此风致。』一语中的、生动传神，绝妙好评。

再来看看他的七律：

七律这种诗体体式端整，格律谨严，如非高手，情意思想均受束缚，难以自由自在地抒发，自有此体以来，句法平板对偶拘执用意凡近之作比比皆是，这些诗往往只剩下一个『堂皇』的空架子。从技巧来说，七律之难在于中间两副对仗，搞不好便会走进似工整实呆板的死胡同，或像『独有英雄、更无豪杰』之类陷入『合掌』的误区。七律到了杜甫手上，沉郁顿挫、出神入化，后人要与他比胜，只能另辟蹊径。不过好诗并没有给他做完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，『江山代有才人出』，给后来者壮了胆，熊鉴便是其中一位。

『魂归乎？问杳杳西天，有谁见佛？君去矣！痛茫茫大野，何处寻人？』
（《挽联》）此联工整而不板滞，语浅容量大，『有谁见佛』，何必尊『神』；『何处寻人』，着一『人』字，显得无奈，显得沉痛，一看便知是好对，熊鉴之作也。他爱作对子，进而爱作律诗，现存七律多达二八〇多首（杜甫存一五一首），近年有的组诗一来就是十首八首，『成群结队』，目不暇给。试举几例：

『诵经声里杂吟哦，遥夜孤灯白发歌。古寺重来新道众，金身再塑旧神多。空门往昔清虚否，尘网如今解脱么？又听轰隆河汉决，泥途更遇雨滂沱！』
（《宿玄都观大风雨作呈清虚道长》）

『世事如棋局未终，风云变幻永无穷。未央昨夜烹功狗，天子今朝拜贺龙。代有黄金迎国士，几曾善果报英雄。可怜剑起人头落，犹说阿瞞是梦中。』（《天子山凭吊贺龙》）

『是谁微笑拍吾肩，回首惊看久愕然。声调尚多乡土气，神情已近夕阳天。黄粱一霎无凭据，沧海千寻信可填。四十余年风雨后，归来正好赏红棉。』（《乡亲某从台湾回来探亲偶遇》）

『老来营口复营窝，少壮穷经为什么？久别依然茶代酒，将行仍以哭当歌。麓山有梦牵离绪，珠水无声逐逝波。不幸英雄逢盛世，困人玉帛胜干戈。』（《送